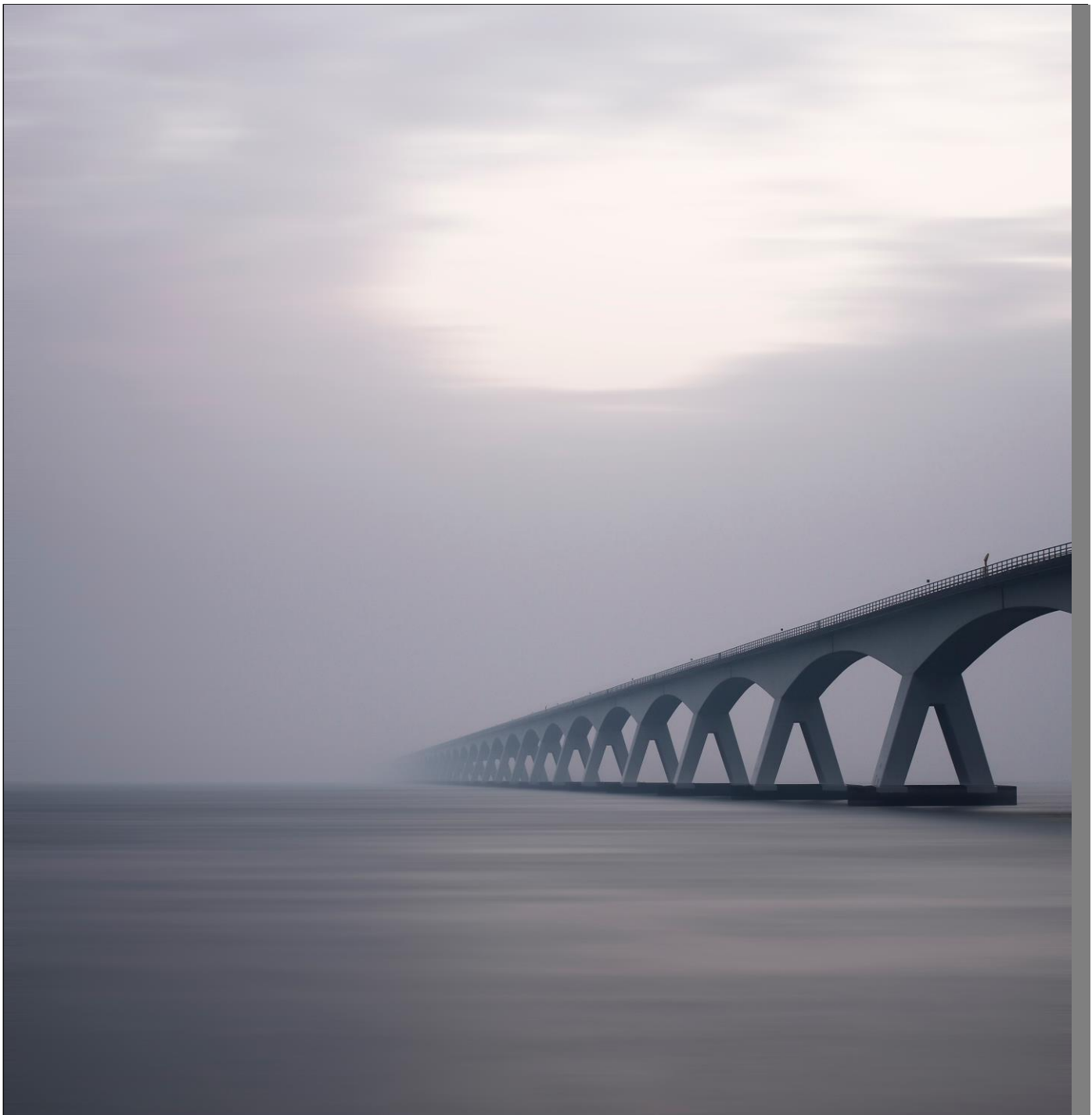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趋势与风险管理 专题研讨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7 年 7 月 23 日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趋势与风险管理专题研讨会

李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李麟：

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对不良贷款的认识。以前我是在信贷管理口，是在风险口，但是现在在战略口。从以前风险、风控的角度看，对风险是一种认识，但是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我的认识与在座的有一点差异，那么这个差异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现在的体制特征，跟国际有很大差异。我们在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问题——我们的表述说我们是市场化，但是我们的内部管理和整个的运作机制是非市场化的，这个差异就导致我们在对不良资产的判定和说法上，就会导致与国际上非常大的差异。这个差异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和中国银行业的增长之谜以及中国的不良贷款之谜。刚刚王剑讲的内容，我听得非常仔细，我觉得虽然其中的分析与我可能不太一样，但是结论中有一点，我与他非常相似，中国银行业不论发生什么，它的前景可能是世界各国银行业中最好的，原因就是不管做情景分析，或者是敏感性分析，中国银行业的 ROE 等一类指标还是全球同业中最高的，近期三类银行业的排序，尽管他们外国唱衰中国银行业，中国的银行业还是出类拔萃的。

李扬：

这些人唱空中国是故意的。最近我出国开会，遇到很多国外机构在大说中国经济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

要“硬着陆”。我忍不住反驳道：你们有什么资格对中国经济说三道四？就算中国经济增速落到百分之四、五，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是最好的。

当然，我们不要太张扬，心里有数就行。大家知道，习主席最近召开了一次经济学家座谈会。在会上，谈及中国经济增长，他说了几句十分意味深长的话，一句是：“我国经济即便不调控，也不会滑到哪里去”，再一句是，“即便我们下落到百分之五，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是最好的。”我以为，从国际比较上看中国，我们应当有此认识。

李麟：

近期三大类排序，我们也在做一个跟踪。以前的时候我们是盯着风险看，是零容忍、零缺陷，这种就导致了我们的零战损，从而使我们拒战、厌战、不善战。但是反过来看，中国银行业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在算一个账，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是“杀敌一千自损两百”？这种算法，就符合发展和风险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是有中国特色的。所以，就不能只是盯着报表、不良贷款率看。

中国的不良贷款率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周期性因素、二是政策性因素。我在工行信贷管理的时候，当时别人说我们是技术上破产，因为我们有些行业百分之七八十资产都是不赚钱的，肯定技术性破产。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从来没核销，没冲减过。政策不是当年核销，所以风险就没有很好的进行覆盖，所以经过N年的拉长、积淀，我们肯定破产，如果当时按照西方的算法算，我们不见得很差。要是真的很差，难道是国际投行傻了，股改的时候猛投，我们都很清楚这种算法是有问题的，如果把它分摊到各年，加上清除转化，我们的不良还是国际水平。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不良是个政策性因素。

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许多事例，国际上的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是成熟的、是政策不干预的。我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的成因，是因为政策的严重干预。经过资产管理公司一处理，我们的不良贷款率从全球最不好，变为全球领先，这是我们在变戏法，也是我们的独到之处。我们的资产充足率经过这么一变戏法，

我们资本很充足了，这是中国特色，没办法和国际同行直接比。我觉得在这一轮评价银行业的作用期间，因为中国是仇富文化和仇富心理，其实中国商业银行立了很大的功，受了很大累，但最后收到的还是不公正的评价。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为国家保守的秘密，比如中国银行业受了七颗子弹，对外只说受了一颗子弹。比如总理每次问中国银行业撑得住撑不住？每次都是说撑得住。总理问不良贷款率怎么样？从来都说很好。到现在，大家发现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确实被低估了，为什么呢？共和国的金融长子，它的优点是不张扬，缺点就是太不张扬了，有时候有一些事做过了，实际上应该和政府交底。

中国的不良率，通过我的分析，比王剑预测的还高，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算不良，大部分是信用贷款的不良。我昨天在飞机上看见一个报纸报道——东北特钢债转股，现在大家不同意债转股，银行是吃亏的，为什么？因为你必须是清算破产，你破产以后不良怎么弄，用贷款顶，这一类的不良贷款又算到信用里，算到信用里的不良贷款肯定比目前的还要高，所以从更大的范围看，不良贷款率肯定比这个要高。但是这个高的背后是什么？我之前说了是政策性因素导致的。因为之前借新还旧，以前的展期，以前的以贷收息、停息挂账、停息财政补贴、贴息，这些因素算进去之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大到超乎想象，这是一个政策性因素，是国家的秘密，今天也没有媒体，有媒体的话我们不说。

从报表上来看，这是一个趋势，中间好多事情，可以下面商量。我们算大账，中国银行业是世界一流的。这一次三类指标中核心资本，前十名中四家是中国，前一千名中 11%、12% 也是中国，这次是为祖国争了光。但是在政策上，我们发展直接金融，降低间接融资，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银行业在政策上没收到任何关注，但是在背包袱，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本，全是银行系背了，不良贷款率就是个集中、突出的表现。

李扬：

你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问题。我一直对这个命题的合理性存有疑问。回想一下，提出这个命题，至少有 20 年了，可是结果如何呢？直接融资的比重基本没有提高。年年说，但似乎永远做不到，我

们就须考虑这个命题的合理性。应当看到，直接融资比重较高，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独一家。我们怎么能把独一家的经验当作普遍性来加以效仿呢？另外，间接融资为主，就那么不好吗？日本、德国，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但也都是间接融资为主，那里的经济不也发展得不错吗？这就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事实上也有几种模式，我们不讲条件地学美国是有问题的。

另外，我很早就说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一对概念，在学理上的科学性是可存疑的。大家不妨去看看，在全球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金融大辞典》中，就没有收录这一对词条。其实，这一对概念，主要来自日本，而且，日本很快也就不用了。我们这里把这个当作大事，年年写进中央文件，其合理性值得怀疑。

我们有时间的话，建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李麟：

现在的症结是中国改革不能深化导致的金融泛化，改革不能深化的根本症结就是资本市场不能深化，导致的金融泛化就使银行系成了主渠道，进而导致不断泛化。银行系的优点就在于承担了中国改革的推进的作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老让企业告到中央，成天挨板子。缺点就是银行系太实在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给中央只上报了两百，也不敢报，报上去了又感觉是自己无能，更大的金融风险就是外面还要对银行体系评级降低。现在是主渠道，对银行评级降低，对整个金融体系评级就会降低，现在银行都在扛着，包括现在“宇宙行”（中国工商银行）是第一行。所以我觉得这些一定要给中央交底，不能再继续混淆视听。证券行业总是锦上添花，经济好的时候喊得很凶，到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就不吭声了，谁在抗着压力，是银行系。所以我觉得经济L型，十到二十年，短的话五到六年，发挥银行主体作用时间还很长，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雪中送炭和默默无闻的银行系，尽管我们有缺点。最后提四个建议点：第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的，是整个体制机制转型的结果，所以中国银行的特色之路是值得国家智库研究的。第二，现在的情况是有我们文化和市场的基础，不能按照西方的口径分析我们的银行，我们要走中国特色之路，在世界银行业中增加我们的话语权。第三，大陆法系下中国金融业未来

根本上是市场行为，企业的融资行为导致的以间接融资为主，不是说政府想直接融资就以直接融资为主。第四，政府不要回避我们的市场是政府干预很强的，在变戏法的过程中要考虑市场因素，比如之前提到的债转股的事情。上一轮债转股，政策是兜底的，因为政策失灵了，政府的手伸进来，那你就一定得兜底。这一次你说市场失灵了，让你市场去转，政府还不兜底。报纸上这件事我就不说了，这根就推不动，市场不承认，进表出表都没办法解决。